

## 锦绣花瀑河伯岭

唐 昀

谚云：“河伯岭，起地云，勤劳做事的是原人”。意即河伯岭常年云雾缭绕，当地群众辛勤农耕。生于斯，长于斯，耳濡目染你的气息，因为把你深藏于心，长久地不去翻耕，总以为忘了你的存在。

即便春姑抚你的面，夏风挠你的发，你也是深闺不语，总以为你也忘了我对你的眷恋。

其实互不相忘，在不经意间会想念起对方的存在。就好像浸在骨子里撑起生命的骨髓，都是彼此生命中的沉淀精华。这不，游遍了祖国美好河山的文友们，前些天邂逅了你的原始质朴。因为几句赞美，你便急匆匆地闯进我的梦，有如越醇越醇的年份茶，一旦醒来，在活水的冲泡里，香味便氤氲起来，让人精神亢奋。

海拔只有1400多米高，方圆几十公里的南岭余脉——河伯岭，虽然在祖国的千万河山中只是那么小的一点点，可在我的眼里、心里，你便是如此雄伟高大！

一方山水养一方人，河伯岭，我视你是洞天福地，心目中的女神。

河伯岭，山顶有绵延遍岭的野生映山红，山腰有河伯大王庙，河伯庵，山脚有九叠花瀑，而山凹则是飘似仙带的挑盐古道。

每年的五月，山脚的映山红都已花谢成泥，而河伯岭的映山红才开始热烈起来。红的，紫的，蓝的，粉的，白的，你不让

我，我更妖你，满山遍岭，在山顶团团簇簇，招蜂引蝶。河伯岭的映山红，品种繁多，层层叠叠的开在海拔1000米以上，野生、树龄高的有上百年的老树，虬蚬盘旋。原来因为花开深山，不为人知。由于这几年驴友的寻访和发布，人们才得以熟知并传散开来，慕名赏花者众多。由于目前尚未开发，游客往往都要自备干粮，上山下山五六个小时都兴致盎然。

山腰的河伯大王庙，河伯庵，以前是人们朝圣的圣地，周围上百里的群众对河伯大王更是顶礼膜拜。现今周围的群众凡佛事便磕求河伯大王保佑平生。因为上个世纪的“破四旧”，只剩遗迹。据说当年河伯大王庙前广场的万人锅便是气势逼人，人气冲天，现在却只能从通往大王庙的青石板路和挖掘出的碑文，去想像当时的盛况了。

山顶的映山红次第掩映时，山脚的九叠花瀑也以它的婉约、精致，和沿岸的花香吸引着游客的脚步。瀑布从河伯岭的山腰——脚盆山，一个状如脚盆的山槽倾泻而下，跌落约40米高的悬崖，声如雷鸣，状若白烈，细珠飞溅，凉意侵人。再往下则是龙湫瀑、珍珠泉，不一而足，一层浸一层，一叠盖一叠，像珍珠玛瑙堆砌在长不过300米的山沟里，而瀑布群的两岸山上，生长着映山红、兰花、刺苞花，花香袭人。而如果有一只或二只的深山虎皮蛙从几十米高的岩石跃入深潭，溅你一身水花，便也溅起一瀑笑声，游客不知不觉便

沉醉在这观瀑赏花途中。

穿山而过的古盐道，则是就地取材，由石块砌为宽约2米的石板路，从宝庆府过永州通贵州，既是当时的策马官道，也是当时宝庆人从贵州贩盐回来的救命道。飘在河伯岭山腹中的这段古盐道，精致，平整，路旁小溪流水潺潺，鱼翔浅底，蛙鸣两岸，花香鸟语，修竹茂密，古松苍翠。更有一座凉亭坐在山腰，供盐客并过往的群众纳凉休息。亭内石座分列两侧，座位之间的石座上刻有棋盘，棋子则视棋客而定，可选石子、可折小段的树枝，尽情娱乐，也可歇息乘凉；亭外有一口竹根水山泉，喝来甘甜沁脾。凉亭上方长有几百棵树龄的银杏树。银杏树是珍稀树种，最大的一棵树腰围需3个大男人才能合抱，树高约30米，树冠则有10米见方，茂盛繁华，每年结出的果子可入药，可养生，当地人称之为神树。

河伯岭，一年四季，景色宜人。春天，满山嫩绿，春意盎然；夏天，绿树荫蔽；秋天，漫山的树叶被秋风染成五颜六色，整个大山成了一幅宏大的写意山水画；冬天，银装素裹，冰花、雾凇，胜似北国，分外妖娆。河伯岭，一年四季，野果飘香。春有野桃、杨梅；夏有桑葚；秋有野生猕猴桃；冬有野生栗子。

如果将河伯岭比喻为一个奇女子，你看她头戴花冠，怀抱宝物，腰飘玉带，脚戏花溪。以她的端庄、秀丽屹立在湘西南的这方沃土，也以她的神秘、富饶矗立在这方人们的心里。

## 写诗

宁炳炎

我把思绪铺在桌上  
然后走进文字的国度  
冬天里光着膀子  
淘金  
一丝灵动总让人兴奋  
而又劳累  
在寂寞的日子苦苦追寻  
展开笔触连缀断续的片段  
不知不觉又深入  
自己的灵魂

炽热的情感在笔底  
无声的滑落  
却被摔成更多的碎片  
反射生活  
和纸上一行行忧伤抑或美丽的句子  
散发出心血的芬芳

## 人间烟火

雨 凡

我时常无端地喜欢一些东西，比如烟火。

在乡村，傍晚的时候，我喜欢抬头望天，看那些飘飘渺渺从各家烟囱里冒出来的烟，于是我的魂常常被炊烟摄走。看着它们从烟囱冒出来，使我总以为有一个人在屋子里抽着一根大大的香烟，我能想象他狠狠吸一口，再慢慢把烟从鼻孔里喷出来。烟由浓到淡，由粗到细，由近到远，起先是结实的，像根烟柱子，后来袅袅成婀娜的样子，再悠悠飘忽成一缕缕，弥漫成一片。它们要去哪儿呢？你看，东家的，西家的，前面的，后面的，烟囱里的，瓦面上的，都混到了一起，最后消失不见了。

早上的时候，炊烟要淡一些，一切都是朦胧的，仿佛刚睡醒的样子。如果站在高处往下看，房子是长在云端里的，周遭弥漫着一层薄薄的云烟。云烟缠着树，鸡鸭在树下走来走去，人们云里出云里进，锅碗瓢碰，鸡鸭狗叫，那是人间还是天上？是凡夫俗子还是神仙眷侣？或者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？我摇摇头，却又不知身在何处。我被弄糊涂了。

这些炊烟生发出来的地方是瓦房子，房子是厨房，矮矮小小的一间，木窗木门，有的窗户甚至连窗扇都没有，直接用几个砖竖起来，搭成八字或者十字的形状。从里面漏出来几点光，像是房子眯缝着的小眼睛。把头往房子里一探，乌漆漆的，哦，那是烟熏黑的。屋里一个大灶，火塘塞满柴草，旁边还有一个小灶，火舌吐出来，直舔到煲盖儿上面，像个调皮的孩子在吐舌头。窝里或者煮粥或炒菜，煲里或熬汤或煲水。烟在这里可不客气了，大大方方在墙上，椽子上，瓦面上，全抹了个大黑脸。烟熏的房子有些黑，可是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个，饭菜依然飘香，人们依然大快朵颐。所谓人间烟火，不正是这样么？

炊烟透露了村庄许多秘密：东家的婆婆熬了粥，西家的婶婶还没回来，前面的伯母已经在炒菜……有些房子终年的沉默，不飘起一缕烟，那是主人已经离开了家乡，他们的烟火大多数飘散在城市的天空，再觅不得了。

## 俯耕大地

邓星照

## ● 俯 耕

放牧云彩的天空  
不会给人颁发翅膀

以细密的雨脚访遍尘凡  
神或许留下谕示

在植物茎节  
在瓮瓦纹痕  
在细微处反复揣测的译者  
劳无所获

驻足凝望苍穹的人  
心怀更多星辰  
仍缄默无言  
俯耕大地

## ● 自 白

微风掠过草尖 和  
落叶着地的轻响  
我都听得真切

极细小的也极洪大  
远处的低泣  
会在我内心掀起波澜

我是有着无端的清醒和恍惚  
我是有着明晃晃的锐利 和  
木头一样的迟钝

我是在等着



黄昏转身离去的人  
踏着露水归来  
眼里不再蓄着星光般的忧伤

我是在等待  
抽屉中的旧信慢慢变黄  
安静如一场大雪  
覆盖所有的路口和树梢

## ● 敛 翼

像终于被哄睡了的孩子  
我喜欢这座城此刻的安详

我叫不上它们的名字  
路边这些树  
它们掉下的叶子  
有些落在街角裹睡者的身上

星空欲言又止  
今夜 有些灯火将长明  
有些人不会再醒来

我敛翼潜行  
不打扰每一个灵魂  
不叩问苍穹